

公开答复 工人纲领

〔德〕拉萨尔 著

商务印书馆

D12

18

公 开 答 复

(就来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
给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

工 人 纲 领

(论目前历史时期同工人等级的观念的特殊关系)

〔德〕拉萨尔 著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74年·北京

Ferdinand Lassalle
OFFENES ANTWORT-SCHREIBEN
ARBEITER-PROGRAMM

本书两文系根据拉萨尔《全集》
(Gesammelte Reden und Schriften)
柏林 1919 年版译出

内 部 读 物

公开答复 工人纲领

〔德〕拉萨尔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人民路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2 1/2 印张 50 千字

1974 年 9 月第 1 版 1974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3017·157 定价：0.21 元

出版说明

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是科学共产主义的一部纲领性文献，是坚持同机会主义路线进行原则斗争、坚持反潮流的光辉典范。在这部著作里，马克思尖锐地批判了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路线，精辟地阐明和发展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刻地总结了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反复学习这部伟大著作，对于彻底批判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坚持反潮流这个马列主义的原则；对于深入理解毛主席为我党制定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提高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对于深入、普及、持久开展批林批孔运动，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遵照毛主席“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教导，为配合《哥达纲领批判》的学习，便于读者了解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在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发展的，我们特翻译、出版拉萨尔的《工人纲领》和《公开答复》，作为反面教材，供批判之用。

拉萨尔(1825—1864)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臭名昭著的机会主义路线头子、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他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惯于投机取巧，追逐名利。他在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抱着个人野心，从事政治投机，千方百计接近马克思，表示反对君主政体，却又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到处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妄图引诱工农群众做资产阶级的附庸。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拉萨尔留居德国，怀着个人野心，搞阴谋，耍两面派，进行了卑

劣的表演。他一方面剽窃，歪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冒充“马克思的学生”，把自己装扮成“老革命”、“社会主义权威理论家”等等，借以树立个人“权威”，并由此窃据了“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的职位；另一方面又极力封锁、反对马克思主义在德国的传播，公然著书立说，大肆鼓吹机会主义的理论、路线、纲领、策略，疯狂反对马克思主义，妄图操纵德国工人运动，俨然是工人头上的“独裁者”，并凭借他窃据的地位，同普鲁士王朝宰相俾斯麦秘密勾结，扼杀和出卖德国工人运动。对拉萨尔的这些罪恶活动，马克思、恩格斯早有觉察，并同他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由于拉萨尔死不悔改，不可救药，马克思于1863年初与他决裂。1864年他为了争夺一个女人与别人决斗而死，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拉萨尔写过一些政治、哲学著作。1862年以前写的《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弗兰茨·冯·济金根》、《既得权利体系》等都明显地反映了他的唯心史观和反动的社会政治观点。1862、1863年他从事“政治鼓动”期间发表的《工人纲领》和《公开答复》是他的机会主义的代表作。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德国工人队伍不断扩大，在封建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政治重压与残酷剥削下，无产阶级同地主、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在1857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之后开始复苏的德国工人运动渐趋高涨。德国重新争取民族统一的斗争更推动着无产阶级迅速登上政治舞台，并在斗争中逐渐形成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开始提出自己的阶级要求。1861年来比锡的先进工人毅然退出了资产阶级创办的“工人教育协会”，单独成立了“前进工人联合会”；1862年来比锡、柏林等地的工人着手筹备召开全德工人代表大会。这时工人阶级迫切要求有革命理论的武装和正确路线的指导。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已经在革命实践的基础上，为无产阶级革命制定了科学的理论、路线、纲领和

策略,马克思主义正在迅速传播,同时他们始终关心着德国的工人运动和革命形势,通过各种方式为德国工人运动提供了正确的领导。但混在工人运动内部的拉萨尔则十分仇视和害怕马克思的革命路线,卑鄙地抹煞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极力阻碍“全德工人联合会”走上革命的道路。他适应地主资产阶级的要求,力图用一套机会主义的理论、路线、纲领和策略把工人运动引向邪路。《工人纲领》和《公开答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笼的。

在这两篇著作及其他著作里,拉萨尔兜售一套机会主义的国家理论,反对暴力革命,鼓吹把争取“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权”作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纲领,妄图取消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同时宣扬只要在普鲁士国家的“资助”下建立生产合作社,“废除”所谓“铁的工资规律”,就能“真正改善工人的状况”,从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是一条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路线,是对胜利传播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反动和公开挑战,是妄图开历史的倒车,它对工人运动的发展危害极大,流毒很深,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系列著作中,尤其是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它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彻底的批判。

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否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是区分真革命同假革命的试金石,是马克思主义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重要分水岭。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历史的范畴,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要消灭阶级压迫和剥削,进而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就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强调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拉萨尔顽固对抗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他从唯心史观出发，把国家硬说成是某种抽象的、超阶级的组织，说什么国家的基本任务是教育全人类，引导社会走向自由和进步。他说：“国家的使命就在于发展自由”，“促进和支持人类的巨大文明进步恰恰是国家的任务和本分”，他甚至胡说：“国家本来无非是这么一个巨大组织，即各劳动阶级的巨大联合”，如此等等。拉萨尔认为工人阶级的任务就在于用一切合法手段争取“自由国家”，并认为工人阶级一旦获得了直接的普选权，“自由的人民国家”就会出现，因此，他从根本上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这种观点“不把现存社会（对任何未来的社会也是一样）当做现存国家的基础（或者不把未来社会当做未来国家的基础），反而把国家当做一种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础’的独立本质。”显然，这种观点是完全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一般原理的，它完全掩盖了剥削阶级国家的阶级实质。资本主义国家总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不管其形式如何，实质上都是资产阶级专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追求“自由国家”，实际上只不过是维护地主资产阶级专政。正如恩格斯所说：“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马克思说：“在德意志帝国，‘国家’差不多是和在俄国一样地‘自由’。”普鲁士王国正是拉萨尔的“自由国家”原则的具体体现。因此，拉萨尔竭力把普鲁士军事专制王朝吹捧为可以保护工人阶级利益、满足工人阶级基本要求的“自由国家”，叫嚷只要依靠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马克思深刻地揭露了这种“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欺骗宣传和反动幻想，他说：“‘调节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组织’不是从社会的革命转变过程中，而是从国家给予生产合作社的‘国家帮助’中‘产生出来’，并且这些生产

合作社是由国家而不是由工人‘建立起来’的。这真不愧为拉萨尔的幻想：靠国家贷款能够建设一个新社会，就象能够建设一条新铁路一样！”拉萨尔卖身投靠俾斯麦的实际行动表明，他鼓吹这种反动的国家理论，不过是为了推行阶级投降主义和右倾倒退的机会主义路线，并为他的叛卖行径进行理论上的掩饰和辩护。

在《公开答复》中，拉萨尔第一次提出了他捏造的臭名昭著的“铁的工资规律”。他以马尔萨斯的反动人口论为依据，竭力掩盖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本质，用人口绝对数的变动来解释工资的变动，用人口的自然繁殖来说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原因，把资本主义的工资规律和无产阶级贫困化说成是“自然规律”。他认为在这种“自然规律”的支配下，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废除雇佣劳动制度，都是徒劳的，只有“以最和平、最合法和最简单的方式”，在“国家帮助”下建立生产合作社，“使工人等级成为自己的企业主”，从而使每个工人“不折不扣地”分配到全部“劳动所得”，才能“废除”“铁的工资规律”，解决无产阶级贫困的问题。这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诡辩，是他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另一手法。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掩蔽形式，不管这种工资名称如何，怎么变动，它所表现的总归是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作为商品，其价值也同其他一切商品一样，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即“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决定的”。工人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只有很少一部分作为劳动力的价值，以工资形式归工人所有，大部分则作为剩余价值为资本家所占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愈来愈多，工人阶级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愈益深重，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也不断降低。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资及其规律是受价值规律、剩余价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等等制约的，是由资本主义

雇佣劳动制度所决定，而根本不是由人口繁殖所调节的。可见，要“废除”资本主义工资规律，就必须首先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拉萨尔却不真正反对资产阶级，他所谓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只是围绕着他所捏造的“铁的工资规律”兜圈子。他撇开生产资料的地主资产阶级所有制问题，把分配提到首位，鼓吹工人运动的目标是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用合法”手段去“改善分配制度以求得工人的解放。”很明显，拉萨尔提出这种根本错误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口号，就是宣扬反动的阶级合作，为剥削阶级进行“德治”的虚伪说教，妄图把工人运动引入歧途，以达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反革命目的。

在《工人纲领》中，拉萨尔还反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所作的科学分析，极力污蔑农民运动，胡说“农民运动所以失败，就因为它自以为是革命的，实际上却是反动的。”他把农民和小生产者说成是属于“反动的一帮”。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深刻批判了这种机会主义观点，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同盟军这个伟大思想，重申了《共产党宣言》的观点：“中间等级……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并指出拉萨尔所以要这样做，正是“为了粉饰他同专制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这些敌人结成的反资产阶级联盟”。很明显，拉萨尔是妄图把农民这个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推到敌人一边，从而使无产阶级孤立起来，使无产阶级革命归于失败。

一切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革命派。他们都代表反动没落阶级的意志和要求，出卖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坚持走复辟的道路，妄图开历史的倒车。拉萨尔宣扬“合法”，林贼叫嚷“克己复礼”、“名正言顺”，尽管他们所处历史时代不同，却都是为了推行一条右倾倒退的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拉山头，搞宗派，大搞阴谋诡计，大要反

革命两面手法，都服务于这条复辟倒退的反革命路线，都是反动没落阶级孤注一掷的垂死挣扎。毛主席教导说：“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拉萨尔、林彪之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结果身败名裂，受到了历史的严正审判，他们那套倒行逆施的反革命理论和反革命实践都成了革命人民极好的反面教材。但是，拉萨尔、林彪之流的灭亡，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结束。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向我们指出：路线斗争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还会出林彪这一类叛徒。因此，我们对今后的长期斗争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应该十分重视和充分利用拉萨尔、林彪这一类反面教员，应该善于总结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拉萨尔机会主义的长期斗争，既为我们提供了识别、批判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锐利的思想理论武器，同时教育我们：在路线斗争中，绝不允许“拿原则作交易”；不允许折衷调和，追求无原则的团结；不允许理论上、纲领上的背叛和倒退，而应该发扬坚持革命，反对复辟，坚持前进，反对倒退的彻底革命精神，通过斗争分清路线是非，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实现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的革命团结。“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当前深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这场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让我们反复学习《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加强团结，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彻底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和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把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

目 录

公开答复.....	3
工人纲领.....	32

公开答复

(就来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
给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

诸位先生！

你们在来信中要求我以任何我认为合适的形式对工人运动、对你们为改善工人等级在政治、物质和精神方面的状况所必须采取的方法发表意见，尤其是对整个无产业的大众阶级的合作社的意义谈谈看法。

我毫不迟疑地满足你们的要求，并选择了最简单的、自然的形式，即公开复信的形式。

我得提一下，由于这个期间我的工作很忙、时间很紧，所以这封信只能尽量简短，不过，这倒是和你们的本意相合的。

去年十月，你们在柏林初步讨论了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问题，在会上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意见。当时我恰巧不在这里，但我很感兴趣地通过报刊注视了这次讨论。

一种意见认为，你们不必关心政治运动，政治运动与你们无关。

反之，另一种意见认为，你们应当把自己视为普鲁士进步党的追随者，为该党充当随声附和的合唱队和传声筒。

如果当时我参加了你们这个会议，那末我会对这两种意见都表示反对。

认为政治运动及其发展与工人无关，这是十分浅陋的见解。完全相反，工人只有在政治上自由了，才能期望实现他的合法

利益。

你们聚集一堂，讨论你们的利益，并为实现这些利益组成协会、分会等等，仅就此而言，这就已经是与政治形势和政治立法有关的问题。这种浅陋的观点，是不值得再进一步加以驳斥的。

向你们提出的与此相反的要求：在政治上把自己视为进步党的追随者，这种见解也同样是错误的会把人引入歧途的。

诚然，普鲁士进步党当时在与普鲁士政府的冲突中坚持预算的批准权、反对普鲁士的军事改组，从而为争取政治自由作出了一些贡献（虽然是极有限的），否认这一点当然也是不公正的。

即使在当时，因为如下理由也完全不可能实现上述那种要求：

第一，普鲁士进步党打出的旗帜仅仅是在原则上坚持普鲁士宪法，并把在其他德意志各邦从未尝试过的诸如反对军事组织的片面改组，以及其他德意志各邦从未提出过的坚持预算批准权等等作为他们的斗争内容；而德国工人政党是一个强大的、独立的为更有原则性的政治目标而奋斗的党，所以，如果它对普鲁士进步党采取这样一种态度，那么这在一开始就是不合适的。

第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确定，普鲁士进步党在与普鲁士政府的对抗中能否以那种只有工人等级才能做到的并能得到其热烈同情的尊严和刚毅精神而斗争到底。

第三，同样也不能确定，如果在与普鲁士政府的斗争中普鲁士进步党赢得了胜利，该党能否以此为整个人民谋利益或是仅仅维护资产阶级的特权地位，也就是说，该党能否使这次胜利为产生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选举权服务，这种选举权是工人等级的民主原则和合法利益所必需的。

显然，就后一点说，该党是不会为德国工人等级谋取任何那怕是最微小的利益的。

这就是我在当时会就后一种主张所要向你们说的一切。

今天我还能作点补充，那次会议以来的事态也表明了这一点（这在当时也是不难预料的）：普鲁士进步党缺乏必要的力量，连与普鲁士政府作有限的斗争也不能尊严地、胜利地进行到底了。

尽管预算批准权事实上已为政府拒绝，尽管进步党宣称内阁负有刑事责任，该党却仍然继续容忍着这个内阁，并与之搞议会交易。进步党因为这种矛盾而自降人格，人民也由于该党怯弱和耻辱的表演，而遭受无与伦比的损害。

进步党尽管自己宣布了政府违反宪法，却仍继续进行、继续安排与政府的议会交易，它自己由此帮助了政府，甚至向政府伸出了手，维持了一个宪法状态的门面。

该党没有宣布议会会议长期休会，直到政府表明不再继续支出议会所否决的款项为止。该党没有由此迫使政府作出抉择：或者是尊重议会按宪法授与的权力，或者就干脆抛弃宪法状态的假象和门面，公开地、直率地作为极权政府而活动，这种活动将使自己负有重大的责任，甚至引起危机，这种危机作为公开的极权主义的果实，必然逐渐会出现的。所有这些该党都没有做。恰恰是这个进步党使政府处在这样的地位：既得到专制集权制的好处，又有表面保持宪法状态的好处。

进步党没有迫使政府处于公开的、赤裸裸的专制主义的地位，没有通过事实使人民明了并不存在一个符合宪法的状态，进步党情愿继续在这一虚假的立宪政体的滑稽剧中扮演角色，这就帮助维持了一个假象，这种假象，如同建立在虚假基础上的任何政府制度一样，必然使思想混乱、民风不正。^①

由此表明，这样的党无论是现在和将来都完全无力对付一个顽强的政府。

① 详见我的小册子《现在怎么办？再论宪法实质的讲演》，苏黎士 1863 年版。

由此表明，这样的党完全没有能力促进哪怕是极小的自由权利的真正发展。

由此表明，这样的党并不要求国民中的民主阶层的同情，它对工人等级所具有的政治廉耻心丝毫不理解。

总之，这样的党实际上无非是改换一个好听的名称的臭名昭著的哥达派*的复活。

今天我向你们补充的就是这些。

今天也和那时一样，我最后还应对你们说，一个政党由于它死抱住那种“普鲁士高于一切”的教条，就必然会把普鲁士政府看作负有德意志复兴这项使命的救世主，其实当时没有一个德国政府，包括黑森在内，在政治方面是落后于普鲁士政府的，当时几乎没有一个德国政府，包括奥地利在内，不是远比普鲁士政府先进，单就这一点来说，这个政党就没有任何权利可以代表德国工人等级：因为单就这一点来说，这样的一个政党已把它的沉湎于幻想、自我吹嘘和陶醉于空论的那种无能暴露无遗，我们决不能指望这个政党会对德国人民的自由的真正发展作出贡献。

由上面的阐述可以确定，工人等级在政治上应采取什么态度，与进步党应保持什么样的关系。

工人等级必须缔造一个独立的政党，应以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选举权作为这个党的原则口号和旗帜。工人等级在德国立法机构中要有代表，这是在政治上满足它的合法利益的唯一办法。为此目的用所有合法手段展开一个和平的、合法的鼓动宣传活动，这就是而且必须是——工人党的政治纲领。

工人党应对德意志进步党采取什么态度，这是个不言而喻的

* 1849年普鲁士把国民议会中的一百五十多名帝制派议员召集到哥达城开会，这些议员在普鲁士的授意下声明拥护由普鲁士统一德意志帝国，这些人被称为哥达派。——译者

问题。

使自己处处意识到是个独立的、在任何方面与进步党泾渭分明的党，并建设成这样的—一个党，同时在具有共同利益的方面和问题上支持进步党；该党如若脱离了共同利益而行动，则坚决与其分手并与之斗争，逼使其作出抉择：是向前发展，提高进步的幅度呢，还是愈来愈深地陷入无意义、无作为的泥潭（它现在已把整个膝盖陷进去了）。这就是德国工人党对进步党所应采取的简单的策略。

在政治上你们要做的事情就谈这么多。

好，现在该谈你们提出的、你们有理由更加关心的社会问题了。

我从公开的报上获悉，你们把讨论迁居自由和职业自由也作为你们会议议程的一部分，真感到啼笑皆非。

先生们，怎么你们想讨论迁居自由的问题？

对此我只能答之以席勒的双行诗：

“我长年累月用鼻子来闻嗅，

但我是否有使用鼻子的明确权利？”

行业自由问题不也是这种情况吗？

所有这类辩论至少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晚了五十多年！

迁居自由和行业自由是立法机构不声不响地予以颁布的事情，并不需要什么辩论。

德国工人等级还能重复那种充满自我欣赏、陶醉于无的放矢的长篇大论的戏剧吗？

德国工人等级的严肃态度和实力将懂得使自己避免这类可悲戏剧的再演。

你们不是想创办储蓄互助会、伤残互助会、困难互助会和疾病互助会吗？